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二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蔇蔇暨通假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蔇注蔇至也王篇曰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大事表云在今兖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蔇亭在兖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曷為與大夫盟注據與高傒盟諱不言公疏注據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傒盟于防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是也因與大夫盟
諱沒公故据以難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高傒名（疏）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
故大夫不名義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
名也故注云據高傒名明非眾也杜云
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為其諱與大夫盟也
使若眾然（注）鄭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
反敵血約誓故諱使若恐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
者是將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
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
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
書者本未命為嗣賤故不錄之（疏）注鄭國至愈也○釋文作
歃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
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則甚矣
春秋諸侯之臣皃鄭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鄭國之臣猶吾臣
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眾然杜云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

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悉得諸大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王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儕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爲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爲齊大夫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即盟旣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內邑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匡錄之

○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衞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弑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疏

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家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據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閒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証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

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糾下
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
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
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蓋繫在於魯故略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疏）通義云伐之入之辭也其言伐之何（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疏）傳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伐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捷菑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伐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入不舉伐納頓一于頓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不言戰舉圍陳已一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爲難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穀梁傳云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恕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怒不釋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

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强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傳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爲惡內耳廢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日所爲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稱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伐者注云附○舊疏云下十年傳曰猶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必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糾者何

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皆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

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鄭在於魯故挈之也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也糾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纂辭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附於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鄭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禮公臣於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不去公子者著糾之已否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即無

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稱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畢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母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稱下卽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書月爲篡也納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爲篡齊則此非篡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刺僖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齊云篡弟恐糾及故次弟糾齊得又云次弟小白齊當是小白次于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注據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注據宋至子也○鄂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當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通義云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年鄭謂以國爲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爲移惡於魯

其言入何篡辭也爲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疏〕舊疏云据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之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亾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小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知不正矣繁露玉英云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秋七月經有丁酉月之二十五日按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

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弑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之諱取爲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彰水平地出泉曰彰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彰外即此水亦謂之時澠水曰以下流與澠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彰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脈蓋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爲二水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蓋鄒通泉水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據郎之戰（疏）注據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書敗績故難之

伐敗也〔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自誇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治長篇願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

曷爲伐敗〔注〕據內不言敗績曷爲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據內至取敗○謂既敗績矣曷爲夸大故難之

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高齊襄賢仇牧是也〔疏〕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人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

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下
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仇牧聞君弒
趨而至遇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爲榮者也不及孔
父者孔父死在殤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
之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注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
夫嘗有名氏疏注据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
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爲微
故言此通義云据不公也注如上据知爲公疏注如上据知
出主名似內微者文
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
公故知此戰爲公親行也
也曷爲不與公復讎注据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上
部傳云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
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据而難
之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
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通義

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怨桓而託名復讎伐之桓又非讎子故不與復讎也令實復讎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讎援孔義下作復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爲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爲不能誤例作不能爲何義下謂臣下援君父之讎人人所共復讎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爲榮也援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當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據楚至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

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浚洙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疏脅者書僞古文允征脅從罔治泰誓脅權相滅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掖下爲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也曰脅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浚洙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浚洙故云以下浚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傳疏非又共國當作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未有成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國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非非國也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

下注云兩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
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
之○釋文作邴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
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
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
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主
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
之尊臣撫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
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
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
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
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
所從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
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
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
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
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
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
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
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
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

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齊爲齊脅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据不立也〔疏〕注据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未立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齊爲齊殺之皆當坐弒君因解生糾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疏〕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

媵及姪娣之子位行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皆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母貴也○注故以至爲君○傳疏標起訖無者字宜爲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父正也今氏昭德左傳賈服注輒述云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大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繁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亦以糾爲大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大正故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兒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請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兼亂倫次誣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

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朋子糾宜立故與以君幾稱子某之稱也○注明魯至弑君○穀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道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所以魯亦當坐弑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辭至疑也○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焉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肆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據薄昭說詞以爲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管納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納糾非篡矣傳疏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行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糾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兄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弑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據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爲襄公子襄無適子子糾爲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

也見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明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秋之例弒君例日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獋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弒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君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與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日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日皆未踰年君而已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自有解也○注王書至取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杜云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泗水篇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北分爲二流注云北爲洙瀆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皆洙泗去洙水百步餘說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

樂山北入泗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
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于
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
樂山西南至卞縣入於泗按此條水經與志迥殊志云臨樂
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于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
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為蓋縣山名其
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
卞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
則郎改池為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不
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
沈水下合泗乃作沈字俟攷蓋洙水在班時已非故道故其
書法不同他水至桑酈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謂班為出蓋
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湮也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
北入泗恐非許氏元文淺人用水經攷竄之耳今洙水在曲
阜北四里上不得其源下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鄭氏之舊
蓋湮沒已久以是目之耳○非以言浚也○背疏云正以與
尚書浚畎澮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尚書作濬畎澮
距川玉篇濬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 **浚之者何**
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
深也疏浚弱而能達注浚深也易浚恆侯果虞翻注並云浚
深也鄭作濬爾雅釋言濬深也書皋陶謨之濬畎澮說文谷
部作容畎澮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叚借字浚於說文

訓抒也繫傳抒取出之也水部之濬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曷爲深之注据本非

人功所爲疏注据本至所爲○舊疏云正言畎澮之屬是人功爲之故也畏齊也注洙在

魯北齊所由來疏穀梁傳著力不足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冬浚

洙修地利也○注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魯在齊南故爲齊所由來曷爲畏齊

也注据伐敗也疏注据伐敗也○即上傳云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注自誇大其功而取敗是也辭

殺子糾也注時魯親見齊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

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爲備亦所以起上脅也

疏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殺誤○注時魯至脅也○此探上齊人取子糾殺之爲說因辭不肯殺

子糾致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爲備皆以諱畏齊也上注云以下浚洙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云魯莊

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伏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

以洙泗爲竟俞氏樾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

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辭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既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沒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注）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疏）注觕麤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

按何注觕麤也周禮音義云粗音麤本亦作麤何訓觕爲麤而鄭引傳即作粗猶何訓觕爲鄙而鄭引傳即作鄙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觕漢書藝文志庶得麤觕又敘傳觕樂繇藏師古注觕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尚

觕○周禮大司馬職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義近詩下泉浸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若水之浸物然也故用意觕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注精猶精密也○說文米部精擇也又廣韻精熟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尚書敘曰武王伐紂類聚引說題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鼓為侵失矣伐者深入其竟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恒舉月蓋善錄之按詩采薇箋云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疏云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不但

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入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也是也

戰不言伐〔注〕舉戰爲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

〔疏〕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爲誤謂鄭本黎誤犂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即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憚警之也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延改疑延攻之譌說文戈部戰鬬也

圍不言戰〔注〕舉圍爲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

〔疏〕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然則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禬禮也

入不言圍〔注〕舉入爲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

〔疏〕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郛是也按外郛謂之郛故入重于圍○注得而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都曰入弗地曰入注謂

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入者逆
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也

滅不言入注舉滅爲重齊滅

萊是也取其國曰滅疏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

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

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

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

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麤觕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

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刄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

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币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

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

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拔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

書其重者也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

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彊宋南北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

危之疏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

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

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尚有

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

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

族罪袄言令尙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
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
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彼此五刑喻
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
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
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
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
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
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
不議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
公伐齊之屬是也今者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
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
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通所遷之地疏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
閩本監本毛本通誤道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于某知非實遷矣以地還之也注
逼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爲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

不知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禮記曲禮疏而遷屨注遷或爲還是遷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傳曰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即環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按此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說遷爲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加成二年傳郤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皆曰是杜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子沈子曰不迺者蓋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

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

疏穀梁傳曰遷亾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亾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者亾辭者此文是也以二見存亾國者刑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以貶宋稱人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即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即僖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即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即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駁是也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

氏傾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還非效死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譏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還以起之○注非書者從宋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為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丘馬氏宗棟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氏注公敗宋師即此地棟按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為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言為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攷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

乘丘魯地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逕乘氏故城南胡氏渭謂即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爲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屢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疏注据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義似非故難之

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在云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蔑之盟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按郎爲魯地故知爲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疏注据齊至言次○即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當言伐也疏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本宋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爲齊未成伐若已成伐但與戰則須書伐也

不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

言伐言次意也二國既云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
能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遏魯微弱深見
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疏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
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為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
不整可收也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言戰不日之詐拔掠左傳明二國皆
既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即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
本既作觀鄂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彊內○說苑指武
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必背夫差好戰
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
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魯敗乾時後浚洙
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即而能勝之故書以彊內穀梁
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即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為臣子之法宜行君父
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
之惡當正而救之即上注云魯
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甯府汝陽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為秦舞陽

荊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疏注州謂至梁雍○宋本冀作兗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邑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荊始進稱楚其炎初通上國已任成公之末故始見郎得以國號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荊亦以其居

荆州故因諸而收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類也〔疏〕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郳子楚子○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兮子雖最尊謂蠻夷之尊者耳○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

亦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卽隱元年邪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宜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繫鑄爵國云春秋日荆傳日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以有五等之爵以尊之若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紫讖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據獲晉侯不名〔疏〕注據獲至不名○見僖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君獲爲重也舉絕〔疏〕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除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曷爲絕之〔注〕據晉侯不名絕〔疏〕注據晉至名絕○僖十五年傳注云釋不書名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滅姓名者

絕晉侯雖未生
名仍當坐絕
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俘不言獲
故名以起之〔疏〕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箋云獲
得也小爾雅廣言獲得也書微子乃罔恆獲
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得
而取之曰獲桓八年傳役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爲
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
○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
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
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
之與生皆與
滅同是也
曷爲不言其獲〔注〕據晉侯言獲也〔疏〕注據晉至獲也○通
義云據戰而執者當言獲
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
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荊者楚彊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
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疏〕舊疏引運斗
樞云抑楚言
荊使夷狄主中國也僖十五年疏云蔡楚同類得獲晉侯不
者以爵稱伯非眞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正
謹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於
而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不

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爾耶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臣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何無大賤義書序門以其子歸是也援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施門○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荊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荊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援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狄吳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在所見世與楚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之義垂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累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

以瀕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注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俗謂之武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𨟚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譌作郯小司馬所據正作𨟚

何以不言出注據衛侯出奔也疏注衛侯出奔也〇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是也注者欲據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

死位也疏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范云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為說○注別於至奔者○正謂上二衞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猶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衞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奔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注月者至正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曰滅佔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范云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云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一年盡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疏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云鄑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遷紀郱鄑郚之鄑在都昌縣西者爲二地說文邑部鄑宋魯閒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漷移不書疏注據漷移不書○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云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注與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漷移所以爲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諸文故河爲徙也漷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

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

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讓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宋本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者述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災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為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為重者錄災所由外道其本也知非為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錄闕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義意也就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邪○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興兵相敗即上所云公敗宋師于郜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傳云為王者之後也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疏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其言歸于酅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酅非紀國而言歸疏注據國至不書○舊疏云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甯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婦得來歸不書非甯且非大歸○注酅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酅與非國都又爾之齊故據以難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

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閔錄之

疏 注叔者至爲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爲叔○注來歸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行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猶未可閒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齊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故江氏如此解貞與公羊隱之義但足伸以歸酅爲喜得所則隱之也深矣杜云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按隱七年注云媵賤書有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什茂本此○注酅不至存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矣彼上二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繫焉何休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酅以起之同附廟也○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例皆書月爲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疏接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接左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菑接捷二字古多互用禮記古義云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晝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爲捷又爾雅釋詁接捷也此二字互通之證包氏愼言云八月經有甲午厤八月無甲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出奔不應八月弑其君至十月方出奔似厤爲九月接甲午宜十一日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盍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作無累乎曰有是也孔父荀息見桓二年僖十年○注復反覆發傳者○桓二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故解之○注樂道人之善也○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入省其意也而人倘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春秋正辭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即皆削而不書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眾辭眾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荀息書法同傳故不厭其書重辭複以道之也○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引以申樂道人之善因類及之也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疏】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左氏言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強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劉後村因謂仇牧荀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杜預之說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卽李

豐之根力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覦望不出乎牧之摋而死亦豐之禁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襃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何以名字爲襃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何賢乎仇牧〔注〕据與孔父同也〔疏〕注据與至同也○桓二年傳彼注云据叔仲惠伯不賢今此傳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据同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疏〕不畏彊禦詩大雅烝民篇文○注以下至月也○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注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寤氏禦晨行者注禦亦禁也○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梁禦善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彊禦與掊克相對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彊禦與鰥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梁也字或作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云澆身被服彊圉兮王注彊圉多力也淮南天文訓巳在丁曰強圉高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彊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云彊禦多懟昭元年左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彊不可禁亦

以禦與彊同圉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彊圉顏注彊梁圉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禁為強圉梁注引詩作不府強禦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注戰者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

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注散放也○呂覽貴當云貍處堂而衆鼠散注散走也注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猶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薛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是也上十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大夫弑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今傳又有稱君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歸而反國乃爲大夫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簙乘本簙作博按當作傳博假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睢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許孝逝譜曰烏曹作博其所出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褒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也按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箭裏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隙璇或謂之棋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夫弈之爲數注弈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言疏證云簙博古通用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簡簙棊也局博所以行棊弈圍棋也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箟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箟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也史記范睢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廣雅

簙箸謂之箭兒專簙也廣平枰也曲道梮也圍棋弈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簙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牟魚每牟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牟兩魚向不勝者名曰皎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廣平爲博局之行取茂於平也說文枰平也韋昭博弈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弈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弈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弈也弈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弈字文選博弈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弈秋以棊局取譬注弈圍局也棊即所執之子按博弈皆用棊弈爲圍棋博爲局戲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法與圍棋異故楚辭六簙王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方言所以行棊謂之局鮑宏簙經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彩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然則博即後世之雙陸弈即固棊皆謂之枰以其局用版平承於下也行枰者皆謂之棊故

說者或合或分爲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劉徽九章算術句股釋用諸色棊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變何可考而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杯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弈旨云夫博縣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敝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弈甚明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與弈益遠矣焦氏論極爲明曉○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

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注淑善○爾雅釋詁云淑善也詩曹風鳲

鳩云淑人君子是也

魯侯之美也注美好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頎而長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

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注故訐至以言○釋文訐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玉篇訐攻人之陰私也廣韻訐面斥人以言也論語陽貨篇惡訐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如爲君揭其所短故爲訐也

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注色自至婦人○管子法法篇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僖九年傳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謂萬有爲侯孰與寡人美之語其自美大可知

妒其言疏說文妒婦妒夫也史記項羽本紀賊妒吾射列子說符篇爵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與爲侯故妒之妒其勝己也

顧曰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注顧謂至虜也○顧謂側婦人曰遐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靳虜執虜者禮記曲禮云獻

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疏注爾女至譽爾○何意謂湣公謂萬嘗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許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唐石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顯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虜絕句何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為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本與也俞氏樾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所據本設也惟於乎字絕何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為不詞今按爾虜焉知四字為何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為句至猶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析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注惡乎至所至○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質若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篇高注惡安也焉惡何安互相訓何

所至若言何至是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注脰頸也齊人語○蜀大字本及漢制攷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頸誤脛廣雅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豎立也說文頸頭莖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在頭之後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此訓項與難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頰菌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湣公於蒙澤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罵之〔疏〕注手劍至罵之○閩本監本毛本拔作拔依鄂本宋本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執所持適之載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云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叱咄聲徐邈音七說文口部叱訶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八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喑噫叱咤千人皆廢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

萬

脊撥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撥首頭〔疏〕唐石經脊作辟釋文脊必賜反本又作辟校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撥非脊撥也經義述聞云詳案脊短不可以擘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擘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椎擘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㧳說文㧳反手擊也此辟聲之轉耳撥當為殺擗殺仇彼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撥而訓為側手則與辟義相復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據撥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撥故說文無撥字新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擕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臂撥者以臂撞而殺之○注側手曰撥○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弊撥注撥讀楚人言殺○注首頭○離騷經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文𦣻百同古文百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卽巛也

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宮注乎作于今本于作乎非○注闔扇○校勘記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闔不閉注闔門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云闔閉不可以毋闔注闔扉扉卽扇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皆蓋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世家云萬搏牧之齒著門闔死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

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新序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韓詩外傳八載此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注猶乳至至也○獨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攫作攫是也釋文攫俱縛反一本作搏公羊問答云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畜貍貍虎本貪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攫虎伏雞可搏貍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貍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搏至誅之○各本傳作搏誤依鄂本閩本正宋本訂作傳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循君命而彊梁自專推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即言宋萬是也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

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還禦也【疏】蔡氏士奇春秋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即此注還禦之賊則當急誅之意○注萬弒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弒君之賊皆不重見即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趙盾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注月者至禦也○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是大國君出奔例書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注明之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亦大夫而書月者彼注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亦與此明還禦義近通義云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范云宋久不討賊致令出奔故謹而月之亦與重錄還禦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注齊【疏】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爲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以諸侯皆使微者會鄄宋人陳人之屬是也按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汶水篇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隧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疑之非也○注不會北杏以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以遂爲魯邑未知所本○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爲賢者諱而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向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語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夾中之方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敘外傳記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傳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焉然則滅譚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竟貶皆以功過相除計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莫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有阿城上下二閘爲運道所經水經注瓠子河篇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卽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七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爲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據唐之盟日〔疏〕注據唐之盟日○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

通義云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道解桓盟不易也【注】易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

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非刺容睥八而簡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脩鄭氏亦訓爲佼易按易大壯音義喪羊于易鄭音亦謂佼易也詩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佼易故爲易知坤以凝簡故爲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人部傷輕也一曰交傷交傷卽佼易蓋何用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易說也禮記郊特牲注易和悅也論語包注易和易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親信義近

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禮士冠禮進受命於主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注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穀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

城下城環壓境君不圖與呂覽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又生乎寧生而又死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之疏新序云莊公曰噫寡人之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即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注當猶至之辭○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鄂本劫作卻誤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疏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

日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墠注封土日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
有壇宇注累土爲壇書金縢爲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
云壇土堂獨斷云壇謂築土起堂蒸於平野築士爲之國語
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士眾誓告之處也凡
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
築三相累也史記孔子世家爲壇位土階三等是也周官司
儀爲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與禮覲禮云壇深四尺注
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爲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
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爲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
別有席一求也○注會必至其敬○禮覲禮云爲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
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爲宮者
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
之爲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
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
而盟明神臨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
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卽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
有會張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

曹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新序云乃會兩君就

壇兩相相捉曹劌于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脅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隱四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入二人故有相隨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七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七首○注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拔呂覽云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劌拔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退者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例爲列傳與各書記皆違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爲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遌同廣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愕驚也說文𠂢部遌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毆之注愕驚貌卒讀曰猝桓公見曹子手劍從脅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爲肖

曹子曰【注】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拔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

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釋文壓境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得竟故注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注圖計至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卽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爲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之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必將攻復君不計及之與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疏〕新序云管仲曰然則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田史記[illegible]世家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荆軻傳太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國大善矣管子顧曰君許諾〔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

郞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弟如曲禮所云也按呂覽云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此義

桓公曰諾〔疏〕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新序云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是其事也

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爲殺牲不絜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疏〕新序云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云桓公劫于魯莊史記魯仲連傳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注下壇至公也○通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注必下至不絜○舊疏云不字亦作清字者各本絜作潔依宋本正○注又盟至上也○舊疏云郞桓二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注〕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疏〕刺客傳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家已而曹沫去匕

首北面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摽劍而去是也○注摽辟也○釋文摽普交反辟也劉兆云辟捐也孟子萬章篇摽使者注摽麾也音義摽音杓文音拋與此同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摽傳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摽符小反與此異而摽辟同爲拊心則摽即是辟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擘撝也撝裂也一曰手指撝也麾所廣所以指麾也麾即俗摩字麾訓撝撝訓擘擘即辦趙氏訓摽爲麾猶此訓辟也詩召南摽有梅傳摽落也摽乃受字之借曹沐摽劍置地摽義與受同亦謂墜落其劍置於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摽擊也與此異○注時曹至云縮○舊疏云端猶始也言傳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其器詭乃摽劍耑地與桓公俱去遠也拔端正也謂正持其劍守桓公也則始不辦

要盟可犯〔注〕臣約東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注臣約至盟爾○漢書文帝紀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王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劫約其君曰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

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大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然則從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與者善則歸君也繁露竹林

六齊桓知不肯要盟以自湔洗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
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猶劫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與魯曹沫三敗所
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
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
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存亡國
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
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
勿予仲曰不可人劫之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
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
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
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祔于王父也注
猶當爲由新序云大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鄄○
○郜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鄄又十五年齊侯宋
公已下會于鄄是也○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
七年○注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鄄
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之語新序云爲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賢者比于仁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比諸魯莊行詐劫人爲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爲不欺不怨以要請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而相盟不日公羊以凡書致者皆有危辭以臣子喜其君父覬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爲假以立義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左傳以爲宋人背北杏之會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据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据伐至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

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疏）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蔡人伐宋如下文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之文按杜云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唯以單伯爲周大夫爲異穀梁傳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注書者至後也○後會書會郎刺其下信也隱元年注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從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注從義至功薄○舊疏云即此是按下十六年邾婁子克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梟伯者有尊天子之心即謂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褒義○注從不至惡淺○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當然也

秋七月荆入蔡（疏）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糜信云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傳云狄之也此亦宜同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疏）釋文鄄本亦作甄杜云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

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爲齊豹邑昭二十年衛公孟縶與齊豹狎奪之司寇與鄄即此鄄讀絹漢末爲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鄄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爲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一統志云鄄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疏）上十四年會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以行伯事故此二會爲復同會推齊爲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攷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爲齊桓未爲諸侯取信之鄉故董生本何之盟爲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按此與襄公在時如齊異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復與桓通也未知所本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疏釋文兒音郳左氏穀梁作郳元和姓纂兒郳犂來之後亦爲兒氏是郳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之又云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終

子汝棻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疏）蓋報上年之侵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猶勝會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鄭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糾出竟遂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書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鄭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據公羊無

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据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棄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按今為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欲也疑彼誤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鄭幽之會是也則鄭幽之會爲齊伯始齊桓以尊周爲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

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手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亦刀而以和爲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云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〇注小國至進也〇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〇注不日至八年〇舊疏云即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曰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偕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瑣闕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璅釋文作瑣毛本改從之按瑣正字瑣璅俗所傳聞世末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滕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子得以國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所詹說苑雜言篇引作是瞻韓詩外傳風俗通初學記並引作所瞻左傳僖二十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下同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注以無氏也〇舊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 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據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注據獲至執文〇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士也是彼獲微者曾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 書甚佞也〔注〕為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為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疏〕通義云為齊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書皋陶謨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偽孔傳孔甚也禹言有苗驩兜之徒其佞如此是甚佞即孔壬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壬佞也鄭引書而難任人史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佞漢書郅惲傳孔任不行孔任即孔壬即其佞言大佞也佞人好作大言欺人故曰孔壬九經古義云佞讀為年故國語與人誦曰佞之見喪果佞其田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為壬田讀為陳故甚佞謂之孔壬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〇注為甚至執人〇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為大夫不得專執

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注然不至成也○舊疏標起訖云不得為全未成也則然字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如非為齊執甚俟書者齊君以其俟執之當得為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所說怒鄭不朝故耳按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如孔義用左氏說則鄭詹無罪之人何為去氏下又書鄭詹自齊逃來一外大夫春秋不標其辭重詞復何邪○注孔子至而已○各本但誤佀依鄂本宋本正所引見論語衛靈公篇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義與此同又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何殲積也

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殲本又作瀸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瀸非左氏穀梁瀸作殲杜云殲盡也疏以為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殲衆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殲我良人傳殲盡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殲旃注殲盡也說文歺部殲微盡也从歺韱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說文多用古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

作隧衆殺戍者也注瀸者死文瀸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瀸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强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為自積死文也辯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注瀸者至瀸積○禮記曲禮云國是曰漬止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吏相染漬而死說文水部瀸漬也从水韱聲又漬漚也从水責聲又漚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爲瀸汁相染速及衆盡之辭人死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漬傳以漬解瀸義亦通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淹漬謂之瀸漸又引字林瀸漬也廣雅釋詁瀸漬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殲曰瀸段注說文云公羊傳文及說文皆作積為長許之漬漚也瀸義不與漬義聯可以知許說與令人以物久積水為漚則漚亦有久積之義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漚柔也疏引考工記注漚漸也楚人曰漚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之使柔韌也周禮考工記鍾氏染羽淳而漬之史記貨殖傳漸漬於失教是也淮南子要略篇瀸漸肌膚皆濡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漬謂相瀸汙而死

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齊人爲遂所瘠積釋詁云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眾多也○人部雅釋詁云眾多也說文众部眾多也从㐺目眾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薇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莊十三年左傳云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饗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二傳皆以爲饗齊戍與此微異○注古者至文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強戍之遂不當坐也○注稱人者眾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眾辭也決與微者稱貶者稱人異也○注不書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

主書者若傳云爾甚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

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絜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注書來者若傳重言之云舊疏云經所以在書此事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禍矣按淮南說林訓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彼注誤○注蓋猶至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取淫女事也卒爲後敗即淫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皆疏以娶淫女是鄭瞻爲計爲春秋說文通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能門之戰僖公取楚女穆侯未與董仲舒曰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云鄭僭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誤○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言齊井伯討

疑脩無繇故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注緊鄭至惡之○毛本緊作繁誤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本兩未可下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疏引鄭氏彼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蓋鄭本好之亦作善之也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繳之所致也鹽鐵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而里選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

冬多麋疏爾雅釋獸麋牡麔牝麎其子麇說文鹿部麋鹿屬冬至解其角司馬相如上林賦沈牛麈麋注麋似水牛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麋角又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疏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麋之爲言迷也麋迷叠韻爲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孼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

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麐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下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採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其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术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齊淫女義何迂回有也京房易傳六畿止作淫爲火不明則因多麋與何義合博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如所本○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集解引厲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

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
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
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劉氏逢祿
日果虧傷未復卽是朔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
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書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經義
進間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
旣出之後尙有虧之處未復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
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月夜
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又云史推合朔在
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
而止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
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劉歆以爲晦魯衛分經
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
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
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
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則穀梁家
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
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愼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
朔公羊例爲食晦劉孝孫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卽壬
于朔劉歆亦以爲食晦穀梁例爲夜食厤爲二月晦日然則
經書三月者正其當爲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
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睽月以包也趙汸引長厤三月

餘癸未朔隋厤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厤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棃洲荅問問曰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他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為中國追是也魯敵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為之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為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似與向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大事表云杜注公逐戎于濟水之西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賦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又士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卽謂追此
追戎以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己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救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嶲舉齊侵也〔疏〕注據公至侵也○卽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是舉齊侵也嶲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嶲作巂按十行本疏中凡嶲字皆作巂巂當據正

大其爲中國追也〔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疏〕注以其至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嶲限其所至乃是自爲己追故知如此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

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舊傳無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患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備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

戎

其言于濟西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鄭弗及不言于也〔疏〕注據公至于也○莊元年注于遠辭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齊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穀梁傳於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爲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爲大辭○注言大至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鄭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

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蜮

何以書記異也〈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疏〉注蜮之至惑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蜮猶惑也舊疏引五行傳蜮猶惑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漢書引經文作蜮亦蜮之變體釋文蜮本又作蜮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呂覽蜮商誘注兖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淮南子沇州謂之螣高誘注螣讀音近殆蟘氣釋文蜮本又作蟘玉篇蟘蜮皆徒得切是蜮字本作螣因方言讀一爲蟘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章懷注蜮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蜮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誤采馬說非是蟘自有蜮音螣蜮同部段借也此經之蜮自爲短狐何杜義同杜云蜮短弧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蜮傳蜮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蜮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

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
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
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弧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
狐今說文本蜮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誤按山海經
大荒南經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郭注
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鰅鱅短
狐王逸注鰅鱅短狐類也短狐鬼蜮也大招又云魂虖無南
蜮傷躬只王逸注蜮短狐也引詩為鬼為蜮廣韻引元中記
云長三四寸蟾蜍鸑鷟鴛鴦悉食之似作狐亦通○注家劉
至見也○感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蜮劉
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
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
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娶齊之
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
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劉
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
不試厥咎國生蜮何氏言象魯為鄭瞻所惑正以莊信鄭瞻
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傳
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
妖即此是也公羊問荅云問蜮之猶言惑也其義何取曰人
臣蟲或其名則戴生周禮蟈氏疏引服虔云或短狐南方盛
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

徧蚪中獲獲蜮蜮故曰災穢曰或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蜮爲說取義蜮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陸璣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郤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鸛鵒來巢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未有而有者書穀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有國無是也今以爲或有或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益書多者爲所常有今歲特多故以多爲異書有者本無此物今而忽有故以有爲異也舊疏云以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鸛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疏 孔氏廣森音義云婦絕句于鄄絕何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遂事褒錄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注 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疏 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韋注御婦宮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說文人部侯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侯女段注侯今之媵字釋言媵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燕禮鄭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足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大夫士卑故也○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即一大人之尊義也

姪者何兄之子也 疏 禮士昏禮云媵御餕注姪兄之子娣

十九年左傳其姪鬷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為姪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為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

娣者何弟也

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氾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說文女部娣同夫之女弟也段注按女子謂女兄弟曰姊妹與男子同而惟媵已之妹則謂之娣蓋別於在母家之稱以明同心事一君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妹無言娣者今大徐本作女弟也非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姊妹曰娣娣弟也言與妻相長弟也以娣兼姊言非是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姪娣本雙聲字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原而強為之詞也

諸侯壹聘九女

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疏注必以至親也○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逆也逆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後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嫡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大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尊疏云備姪所以尊尊備娣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有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必生也又五行篇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質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獨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按此

卽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白虎通嫁娶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雖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云姪娣雖欲不得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據伯至媵也○見隱二年按彼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以媵書也

爲其有遂事書注爲下有遂事書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疏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蓋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

○注猶伯姬書媵○即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媵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鄄○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為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

大夫無遂事〔疏〕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以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則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關白不得專也

此其言遂何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論語之辭達則事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為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注以外至之辭○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爲議制也玉篇豕部豫逆脩也不可逆爲備設也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人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漢書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大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即公羊

傳專之可也事之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
命不欲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
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
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也○注先是全不至○公比鄧
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闕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穀
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又十六年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皆無
公會之文是公此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
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
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
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
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
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
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乎安當也專
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
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其事從齊桓盟春
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
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寗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
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舉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
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

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鄭字說死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後繫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鄰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入年公子遂盟雍不近命而卽與雒戎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疏謂書鄭是也正以鄭為衛地故也明至鄭後有所間乃得專盟也○注盟不至地也○通義云鄭者盟地非致滕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鄭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鄭子會盟于邾婁已西邾婁人執鄭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繇文同今皆失其讀孔疏此鄭是衛之東地荅陳取衛女為婦曾使公子

結送媵向衞至鄭閒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衞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鄭停女會盟鄭是盟處故言于鄭非本期送女于鄭也然則鄭卽盟地若更書盟于鄭則嫌上鄭爲媵出似專送女于鄭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往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販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爲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爲祿專盟書非媵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鄭非媵婦地矣穀梁傳其日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爲遂事假錄媵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信也○卽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背口下卽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者盟信自在結也蒞胥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殁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知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策見遠也（疏）注鄙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諸本策見遠也同何氏有說周禮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為國都之所居為鄙此以鄙為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鄙可釋為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似亦策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𨸏部邊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垂崖兩義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疏）注月者再出也○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譏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為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膌云瘦也古文作㾐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達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癠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歺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瀸于遂傳瀸者何瀸積也眾殺戍者也何注瀸者死文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眾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瘠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骨部骴鳥獸殘骨曰骴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小雅助我舉柴手部引作掌毛許皆云掌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眾積禽二經漬掌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骴故書骴作脊先鄭云脊讀爲殨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首之骴有

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痾也漢食貨志骨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薶者公羊漢志瘠即骴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骴蔡氏高氏云有肉曰骴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骴假借作漬作學作瘠皆同音叚借也漬又作殨○注瘠病至語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膌云瘦也或作𤸷从疒得聲故曰病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咎病也說文咎災也災即病也故曰大病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火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舊疏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災故也又云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必更言大耳

大瘠者何痾也〔注〕痾者民疾疫也〔疏〕注痾者至疫也○經義雜記云痾亦俗字當爲癘集韻云痾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从疒蠆省聲何義本此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從詩思齊正義引改公羊問荅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長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

其有疕戶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宮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入乎邑門至野外此殺厲之道也按痢與厲通惠氏棟云痢卽糲字古厲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作列可證方言三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閒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瘌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癘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癘疾者四時之疫氣也川鬱爲污樹鬱爲蠹草鬱爲黃氣鬱爲癘木鬱發於春火與上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爲癘疾潛研堂荅問云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從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癘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羵字則因記又四足曰漬益何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孚甲之象

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

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驕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疏】注與宋至同義○卽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

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恆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管子小臣篇公曰寡君有汗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爲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內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察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詩箋云辨本或作辨或作讀當足嚴顏之異痾與膚同癩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拔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癰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稱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疏）穀梁作伐我趙氏坦異文箋云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麻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恐經時月皆誤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麻爲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明者書葬（疏）○注春秋至書葬　舊疏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纂明者謂有立入之文纂明書葬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纂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夫葬以張義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

晉文公亦篡僖二十四年無人文而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爲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賢而不爲諱者僖十七年傳云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篡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篡然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作眚左氏穀梁作眚眚洪範云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惟歲康誥人有小罪非眚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眚盧氏文弨龍城札記一云古眚省通用周禮大司徒眚禮卽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疏蓋見有作佚本故明之云如字者肆佚同部叚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注跌過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佚跌通說文足部跌踢也一曰越也淮南修務訓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注跌疾行也疾行亦有過義公羊問荅云問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厤志無有差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卽跌之省國語周語不失其序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

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勅得無獨有此行乎常恐罹災自省故曰災省也〔疏〕注謂子至省也○勅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勅作敕

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愼正義按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按昭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異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樂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大人之際其理析待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

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推移大犧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蓋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壬者忌子甲子故喜其所衝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爲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禮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肆大省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尊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疏注省日至思也○閩本監本毛本思作恩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

不避子卯注既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為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謂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聚人以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即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祥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蕭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辟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乃以不樂樂為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相刑與春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為忌乃衛家傳徐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為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飾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望人恐體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而責其肆眚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眚跌佚之誤忌讀為已責之已讓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范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湯滌眾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

罪當治理之令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爲長國君無故而赦以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爲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兆域也故必以大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卽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按劉說非是肆大眚自是當時實事不與莊公念母乃春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其娶仇女可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爲有罪之人又安得赦除罪人之事穀梁家本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穀梁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大文姜之罪在桓之末莊公卽位二十餘年魯之臣子莫不君母親之桓公之仇久置度外何忽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左傳但以爲赦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以說公羊傎矣○注猶爲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不書葬齊懿公責臣子不討賊蓋商人本弒君之賊宜絕齊之臣子不能致討復臣事之故商人見弒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旣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責之矣猶文姜宜絕魯之君

臣既未知絕宜譏子道而反忌省故責之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包氏愼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眚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眚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赦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厤二月之廿四日爲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使終不忘本也（疏）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讎○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也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僖二年傳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

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姒氏卒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是也傳疏以僖二年哀姜譏嫡母繫夫哀姜薨葬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鄭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姒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姒氏之喪直云葬定姒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定姒所以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爲君是以定姒求得全同夫人哀○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諜與依宋本正論諸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肅謙言貞故爲臣子辭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論篇夫人無論者何無爾故無論或曰夫人有論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則婦下亦化之故設論以章其善惡適典引五經通義同後一說蓋即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譏夫人有論義也隱元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論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論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論仲子是也條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諡定公之妾姒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姒此末世顯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注書者至重也○舊疏云正以

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由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親專殺大夫為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為大夫本穀梁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為太子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欵也言欵之志在乎搆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欵卒不日亦為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禦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上為義故得通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疏】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仇作娶讎穀梁疏引同春秋正辭云五月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為于此發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為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地【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厤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臧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也杜亦云高傒齊之貴卿曷爲就吾微者而盟注据暨與公盟也疏注据暨至盟也○舊疏云即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是也鄂本暨作既誤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者矣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時矣此詳錄之知爲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疏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